

鲤鱼精
二次进藏记□黄黎霞文
陈诗鲤摄

陈诗鲤2023年第三次进藏，在羌塘无人区留影。

刚入老年大学文学社时，微信群里一个叫“鲤鱼精”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总猜想这名字背后，该是位妖媚、温婉的美妇人吧，如此透着一股灵动和别致，直到上课时终于与人对上了号，才发觉名字与人的强烈反差——眼前是位个儿不高、皮肤黝黑、体态微胖的男士，已然70多岁。在同学处细问才知，他本名“诗鲤”，名字中有着父母当年寄予的诗意期许，“鲤”字很少用于人名，他十分珍爱，便取了个“鲤鱼精”的网名，颇有几分老顽童的俏皮。

这个名字与模样的错位，再加上写作班同窗的缘分，让我对他格外留心。下课铃一响，他总爱亮开嗓子高歌，十有八九是红歌，比如“百灵鸟在蓝天飞翔，我爱你，中国……”歌声不算悠扬，却字字掷地有声，带着未经雕琢的炽热。也有几次，我听到他在朗诵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，读到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，便微微闭眼，眉头轻蹙，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那份滚烫的眷恋里。这份纯粹的热忱，让我越发好奇他身上的故事。

后来，我听同学闲谈，才拼凑出他跌宕又厚重的人生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他作为老三届知青到鄞州东乡插队，一待就是10年。知青返城政策落实后，他来到一家乡镇企业跑供销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凭着所学知识和做事的韧性，业务扩展到了全国。后又自己凑钱办厂，那时，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那些年吃过的苦，他从不细说，历经人生的风雨，更显得他那颗赤诚之心的可贵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他三次独自驾车进藏的壮举。为了顺利完成壮举，他还专门去学了打太极拳，以强身健体。

2010年第一次出发前，本来约好了三车七人同行的，可临近启程时，受各自家人干扰等因素，伙伴们纷纷打了退堂鼓。原来家人们在搜新闻时，发现了3年前在通麦天险发生的一辆自驾车冲入了帕隆藏布江，造成的车毁人亡的悲剧。出发那天，老伴提着行李送他到楼下，却眼泪婆娑地拉着他的手不肯放，再次劝他别去了。他鼻子发酸，却还是咬了咬牙：“放心，我

一定平安回来。”那次他走青藏线，一路克服高反，闯过暴雨、落石，最后到了唐古拉山口5231米的路标下，十分激动地拍下自拍照以留念。这时，指尖已冻得发麻，而心里却仍燃着一团火。

2012年，他第二次进藏，换了滇藏线，穿越横断山脉的峡谷激流，在梅里雪山脚下看日照金山，在澜沧江边听江水奔腾，返程时还闯过了塔克拉玛干的流动流沙，在茫茫沙海中，看到几丛梭梭草，让他读懂了生命的坚韧。

2023年暑期，已是75岁高龄的他第三次进藏，这次他走川藏北线，深入羌塘无人区，看藏羚羊自在徜徉，又奔赴墨脱，弥补了前两次因风暴没去成的遗憾。

三次进藏，路线不同，却始终藏着他对祖国山河的敬畏与热爱。

当我问他独自一人自驾游的感受时，他摩挲着手上的老茧，笑着说：“岁月不饶人，但心不能老。奔着耄耋之年去了，更要抓紧时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走得越远，心越宽；看得越多，更加越爱这片土地。”他说，道路不仅连接着山川湖海，更连着人群与人群、文明与文明，就像他年轻时鼓足干劲办工厂一样，都是在为这份热情添砖加瓦。

我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，他说，接下来将启动“追河之旅”，怀揣对黄河这一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深情，用镜头和文字做记录，积攒素材，到时出一本叫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的书。

目前，他已做好攻略，先是奔赴贺兰山，奔赴石壁岩画的邀约。他说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简朴笔触，藏着先民与黄河的故事。接着驰骋河套平原，看黄河“唯富一套”的麦浪翻滚，这样才会真正懂得黄河对于民族的厚重馈赠。再直抵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星星海——卡日曲溪流汇聚的湿地，这里是黄河最初的模样，清澈得像未被讲述过的传说。

呵，原来，这位历经风霜的“鲤鱼精”，骨子里藏着这样的诗意与浪漫。他就像一尾逆流而上的老鲤鱼，在岁月长河中，闯过险滩，见过壮阔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祖国的赤诚，活成了最丰富、动人的模样。

魂牵天一阁

□李亚儿/文 朱思盼/摄

于我而言，宁波的魂魄有两处，即民间常说的：“城内天一阁，城外白云庄。”白云庄的清风明月是有些散淡的，天一阁却自有千钧重量，在宁波人的心上，一立就是数百年。

我对它的全部理解，始于一个悲伤的故事。

说的是从前一位爱书成痴的女子，听说范家藏书楼里经史子集无所不包，珍本孤本汗牛充栋，便觉此生若不能登楼一阅，便是虚度。她千方百计嫁入范家，满心以为从此可与诗书为伴，却被族规冷冷拦住——女子不得登楼。那扇朱漆木门，竟成了她一生跨不过的槛。她终日望着楼阁的方向出神，后来郁郁成疾，芳华早逝。年少时听这故事，只觉得胸口发闷。天一阁在我心里，从此成了一幅蒙着薄纱的古画，美得庄严，也冷得疏离。

后来机缘流转，我竟在宁波定居下来。住处距离天一阁，不到两公里。闲时我常踱到阁外，看日光在飞檐的铜铃上碎成金芒，听风穿过古柏的簌簌声。有时撞见几只灰雀，在墙头啄食晾干的草籽，一跳一跳的。即便只是站在墙外，也能隐隐闻到一股气息——陈年墨香混着老木的沉味，那是时光自己透出来的呼吸，清冽，绵长，直往人心里钻。

兴致好的时候，我便买票入园，寻那假山上一块平整的青石坐下。石是太湖石，通身孔窍，爬满薜荔，藤蔓垂下来，风一过，便轻轻拂过肩头。坐在这儿，抬头是藏书阁的黛瓦与飞檐，檐角蹲着沉默的脊兽；低头是石缝里蜷着的苔藓，绿得湿润而浓烈。几只蚂蚁正驮着比身子大的草屑，在苔痕间缓缓行军。四下静极，只有风揉树叶的沙沙声，和远处偶尔漏进来的半声鸟鸣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了那女子的执念——阁里守着的，哪是一摞摞纸页？那是星河落地，凝成了册；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心里，那盏不肯暗下去的灯。我几乎能看见她，默立于廊下，脖颈仰成一道执拗而脆弱的弧线，目光紧紧焊在那扇永远不会为她打开的门上。而今我与她，隔着一百多年的光阴，站在同一方被屋檐切割的天空下。风穿过廊下，吹动了我的衣角，也吹动了百年前她那未曾移动的裙裾。

不记得从何时起，我的身份从一个访客，悄然变成了它的半个“说书人”。天一阁成了我待客的必选。儿子媳妇来宁波，我带他们走过幽深的回廊，脚下青砖被岁月磨出了温润的光泽，墙根苔痕晕开，像水墨在宣纸上沾染。我们都放轻脚步，怕惊动了阁中沉睡的旧梦。远方友人到访，我也陪他们来，讲那女子的故事，讲范钦辞官归乡、倾尽家财筑楼藏书的决绝，讲天一阁如何躲过战火动荡，守着一脉书香走到今天。看他们在“天一阁”匾额前久久驻足，指尖抚过木质纹理时，我心里会悄然涌起一层暖意——这是我们宁波的天一阁，是托着半部江南文脉的掌心。

一次偶然，我见到了范家的后人范女士。她穿一身素净棉麻，说话柔和，眉目间有种被书卷温养出来的宁静。那不是装饰出来的雅，是世代与文字相伴之后，骨子里透出的从容。她谈起家训，谈起藏书递藏的艰辛，语气平实却字字珍重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天一阁早已不只是一座楼——它是一个依然呼吸着的家族记忆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骨。

如今，我还是常去。有时是清晨，园子里只有我的脚步声轻轻落下；有时是黄昏，夕阳为飞檐勾勒一道暖金色的边。累了，依旧坐到那块青石上，看薜荔的影子在风里微微摇晃，看天光一寸一寸漫过瓦垄，时光在此走得特别慢，特别轻。

天一阁的魂魄，早已化进宁波的风里。它是一座藏书楼，也是一座灯塔。如今，这光汇入了许多人的目光——像我这样常来的，有远道而至的，或是如范女士一般静默守护的。我们各自站着，以不同的距离和心境，与它相望。风过时，檐角的铜铃，会轻轻一响。

